

集部

鶴林集卷十八

宋 吳泳 撰

劄子

論蜀事四失三憂及保蜀三策劄子

臣伏聞熈寧中神宗皇帝嘗面訓蘇軾曰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臣以蜀人待罪館閣朝思夕念每懼無以忠陛下之職分答皇祖之明訓乃去年九月輙上封章言火災事上自宗廟宫闈下

至朝廷郡國凡公論之所欲伸人心之所欲言者亦嘗縷數而備陳之矣聖恩寬大不即加誅越月踰時又當輪對顧瞻天下之大勢慨念四方之多艱則如西邊較之襄漢淮淝頭勢尤重臣豈敢避鄉國之私而不為陛下公言之乎方乾德初蜀以斗絶一隅未歸職方我藝祖皇帝披圖數貢指諸將而混平之故命忠武節度使王全斌趣鳳州江寧節度使劉光儀出歸峽均州刺史曹翰轉漕西南經涉巖阻衝犯霜霰得州四十六縣二

百四十糧百五十餘萬不知費幾兵力而後能取蜀也
高宗皇帝渡江於上流之勢尤切注意一時諸將如臣
玠臣璘臣政臣仲亦皆勇於用命今年戰於和尚原明
年戰於饒風關又明年戰於殺金平一處有警動輒馳
數百里相與計議故能敗走薩里罕射殺韓常不知更
幾百戰而後能保蜀也夫以陛下天姿英武動法藝祖
高宗而謀臣如雲猛士如雨不減乾德紹興諸將何向
者之待蜀也如連城拱璧悉力愛護而今之待蜀也如

破釜壞甑任其殘缺而莫之省憂也不知陛下亦思上流一失則江南可得而有耶且敵自擾我西陲斯害溥矣問之關隘則攻乘會破馬嶺突出武休分道麻家平斷仙人原徑犯金牛潭毒最是西和四郡之脊膂也向者不曾陷而今攻陷矣沔陽漢中之股臂也向者不曾破而今殘破矣益昌梁益之襟喉也向者不曾入而今深入矣人謂敵畏暑止嚴秋防而盛夏之時尤更猖獗決我藩籬闖我堂奥千餘里之地莽為丘墟昔人所謂

天獄所謂天險所謂大小漫天寨肆行如履平地而閬苑以東劍閣以西今乃視為極邊此關險之失一也問之倉庾則糴本蕩矣糧道絕矣武階之倉三同慶之倉七鳳集之倉十有一西和之倉十有五金洋之倉二十有七其大者則如利沔興元每月各支家糧萬石而魚糧一處計取財賦幾叚十分之四制司諸莊儲積又不與焉向謂敵人以射獵為生不嗽五穀而今此因糧於我蠶食燒毀無有存者而況保馱之戶亡流馬之舟溺

求欲如古人漕巴中之粟積漢城之穀運祁山之糧亦難乎其為力矣此倉廩之失二也問之將士則田燧死於馬嶺李實死於鳳集李冲死於同谷陳寅死於西和楊杞死於天池原呼延棫死於芭蕉嶺偏將小校陣亡戰沒者不復以數計向進老將也往年大安却敵若山却賊西和却戎其功不在古名將下而乃機失於遥制力分於備多西和之守備方密而抽那於三泉矣三泉之捍禦方固而分摘於七方矣逮夫兵勢不接士馬略

盡而進亦轉戰力斃矣諸葛亮所謂更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此將士之失三也問之民人則關表之民困於虔劉剣外之民困於遷徙益梓夔路之民困於科調力役夫估不已而又科正夫水運不給而重督陸運糒糗餘納色色繁興抽分括羨靡隙不盡斯民之所以終歲勤動竭力以奉公上而不敢言者蓋謂上之人必能以庇之也而外急忽來内訌先作官不能以保其室廬兵不能以護其禾稼甚至鐵騎馳蹂奪我田疇以標揷麥

曰某統軍麥則亦何所依賴哉重可痛傷者流移滿野顛踣係路彌望數百里無炊煙正張浚所謂民人死亡十之六七此民人之失四也有是四失卒難經理而又有目前之可憂者一事後之可憂者二葢自近歲御軍亡紀刑賞亡章諸軍逢敵動輒奔潰其初止是東軍去歲摧踏諸軍亦相倣傚假稱北騎襲奪平民國家竭民之膏血養之不啻驕子今乃不利禦寇而利為寇潰者既招招者復潰因循展轉流毒至今若如陸贄之說進

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師一挫傷布路東潰其患何有終窮耶此潰卒之憂見於目前者一也諸屯老小移就內郡省運減糴是亦一策但昔人區處不過緜閬三數州而未嘗教之彭漢邛蜀等郡蓋謂州兼節制屯置將領有以綏御而管轄之也去歲關頭兵潰家屬內徙不知誰人創為移屯之說致使諸軍藉尋老小為名所在驚擾以為寇至且兼關以內外流人萬數迸入中州彼其見風土之美遂懷重遷之思因居處之華咸起

疾視之意萬一如耿滕之說梁人剛剽蜀人輭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為亂階豈不重貽西顧之慮此移屯就食之憂隱於事後者二也陛下更用臣塈授鉞董戎憑國威靈敵遂遁去規模施置亦自有緒矣獨是受任敗軍之後將易兵新財殫力竭四夫尚存三憂未弭欲以三路之力經緯全蜀之四壁猶大厦萬間而以一繩維之安保其不將顛耶今欲圖為保蜀之計則莫若急收人心之危漸革軍政之壞豫理營田之荒夫所謂急收人

心者必緝理邊民俾復廢業而後可以收人心必表選
良吏俾修廢官而後可以收人心必參用土豪使關表
之士有所歸而後可以收人心必多置營寨使諸軍之
老小有所湊泊而後可以收人心所謂漸革軍政者必
嚴紀律信誅賞而後可以革軍政必明間探精料揀而
後可以革軍政必民兵與官兵相兼防托而後可以革
軍政必帳前之兵與出戍之兵頭目相當爪牙相制而
後可以革軍政所謂豫理營田者蓋亂離之後必多閒

田戶版既亡穡事隨廢救死且弗暇奚暇治牛具也復業且未得奚暇辦糧種也若於此時官為度土授田募民請佃應所耕墾悉如舊制倣力田之科立定賞格耕及一頃與補一資置營田之官分給耔本收及萬斛與進一等於田附近依險結塢使居得以自固乘時種穫從以甲士使出得以捍敵始蹤一郡拓至數州夫如是而後可以理營田若夫人心之危者安軍政之壞者葺營田之荒者墾又須制閫進至上流經營分表無失事

機則脉絡聯貫而肢體强聳捘相接而精神壯不惟開闔息民雖以此制敵之長技可也雖然不但制臣事也亦陛下切身事也陛下以天覆子育為職人有急則必呼天有疾痛則必呼父母大難甫平羣心靡定百役凋瘵之氓重傷疲敝之將皆忍死自力顒聞德音而曠歲彌年無一語相及告者益急應者愈緩恐遠方之人便謂朝廷無保之之意今欲乞降一手詔如唐會昌間所下詔書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以慰瘡痍之人覩灑一

札如南渡後所賜御筆曰隨宜裁處毋從中覆至於激賞燕犒之費已飭有司接續應辦以付分閫之臣申之以懇惻而感動其心開之以恩信而激作其氣新復州軍悉蠲租賦上方庫帑多出金帛陛下毋謂敵不來而緩於修政三省毋謂敵不來而緩於憂邊密院毋謂敵不來而緩於申軍律飭武備上下相應共圖救寧如此而多難之不紓衆感之不和四封內外之不耆定臣不信也詩云心之憂矣曷維其已願陛下急圖之取進止

# 論恢復和戰事宜劄子

臣以孤遠之人七載登朝四當陛對一上封章兩陳議狀凡事有係於國家之戚休謀有關於邊庭之細大懇懇盡言已無所隱今復輪當轉對何敢不罄朴忠而抒愚慮乎臣之友洪咨夔嘗嚮臣說比以論思言用兵事陛下曾面諭之云恢復未嘗不是信斯言也陛下誠有見於天經地義之不可易邦紀民彝之不可泯亂也然而義有是非名有虛實夫大有為之說孟氏之言也豈

不偉哉自王安石竊用其説以變祖宗之成法凡端人正士皆目之曰流俗則所謂大有為者適所以為禍首也繼志述事之説孔子之言也豈不美哉自李清臣等剽取其説以排元祐之君子凡讜論忠言皆指之為謗訕則所謂繼志述事者卒所以成厲階也禮經孝弟之説非不順且正也老檜欲托之以刼制人主則孝弟乃忍恥事仇之物春秋復仇之説非不義且直也權侂欲倚之以立蓋世功名則復仇乃開邊生事之門夫大有

為正論也繼志述事善經也孝弟順德也復仇大義也若用之而適其宜行之而當其可則凡此四說者以之利社稷安國家何為而不善哉脫用之而不當其可借一時之美名遺後世之實害則此四說者皆所以招亂召禍也又烏得為是哉知乎此則陛下恢復之說亦可言矣且陛下之始更化也收用仁賢黜棄姦回善旌諫鼓開敢言之路金科玉條嚴贓吏之罰大廷塞苞苴之徑方國絶羨餘之塗戒飭將士之詔動以師人多寒為憂蠲除科歛之令幾

與春日寛大詔書無異若及是時保持初意謹固封疆愛惜根本兵不必多也而精於料簡財不必聚也而審於調度生齒之版愛護而不傷泉貨之源流通而不壅吏士精敏馬牛孳蕃所在公私皆亭亭有蓄日積月累至於斯令則雖不至太和亦可以幾小康雖不全望元祐而亦可以為小元祐獨奈何封内未固而妄興經營分表之謀編氓未安而遽有弔撫遺民之意京洛之敗徐邳之敗唐宿之敗精兵殲盡勁馬斃倒征者死於埸輸者

債於道粮儲器械彌滿於山谷者不知其幾千萬坐是邊鄙耗屈國中疲敝民怨名為天災兵貧激為內難其所以至此者恢復之名誤之也夫恢復二字不載於六經書但言紹復而已詩但言復古而已春秋傳但言復禹之績而已至漢揚雄唱為規恢之言最後班固方有恢復疆宇之說蓋復者興衰撥亂之名而恢則有拓地開疆之意臣固弗遑深辨也向使勞師費財即所得之地所出之物足以供贍一路而不假外求然後可為長

遠之利遂成開拓之益師不為輕出財不為枉費也今也不然新復之土仍閒朝廷自邊城輦運金帛制府從內地支撥糧草增添轉遞應接不給則是以吾民之所座而奉難保之驕卒空吾國之所儲而實無用之土地騎馬一落於平崗而資糧皆化為野土真恢復者果如是哉要之恢復之說用之於建炤中興之日則為宜而開禧妄求邊功則為非宜也用之於乾淳全盛之時則為可而端平驟謀北伐則為未可也矧今北地早凉弓

堅馬勁敵情叵測突在面前外間流傳籍籍已有敵人祭天灼骨卜之說已有河南北塞井夷塹之說已有鳩兵在馬狝嶺聽發放之說已有分師從三路來侵之說於斯時也浪戰非也亟和亦非也恐非遣李伯淵奪舟刼馬所能止其來也恐非縱王檝市獺皮搜鞾髮所能結其歡也恐非結田八武仙以帛書蠟彈所能制其命也為公家忠計則莫若急修守備大明黜陟易中軍之暴帥以伸國威斂新邊之戍兵以保國勢子才澄既褫

竄大將何得佚罰邳徐宿既潰敗元帥何得巳責淮北州軍如某處有舟船某處有糧械悉使收回以實吾之邊備北來歸附之人如某人譎詐某人反覆更不專任以貽我之内憂區晝既明位置纔定降尺紙之詔布前所失於國中使海内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亮其有不得巳之實明白洞達毋匿厥旨它日敵加於巳為之應兵則人心思奮士卒感動將何事而不可為者若復繫吝執固憚於改為徒使邊臣之不忠者成則

專利於己敗則嫁禍於人且哆然妄謂前日之興師發於聖斷出於廟謨而非己過則何以有辭於永世哉臣不勝拳拳

論天命人心國勢劄子

臣生長東蜀本愚鄙之人公朝不以臣不肖誤見擢序俾玷班列被命共職而來精思極慮每自謂居未信之地而言深則為愚當有道之朝而言巽則為佞兹閱期年五月而僅得一對清光於此又不言焉則非惟負臣

夙心亦非所以忠陛下之職分也臣嘗讀書至帝舜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至皇祖有訓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至成王作周官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未嘗不掩卷深思以為自古及今帝王之所以傳授國家之所以開承君父之所以警戒要不出天命人心國勢而已而所以迓續其命收回其心保定其勢則又不過先事察之圖之保之而已然古之知者能睹未形之幾而今之謀人則忽已形之患陛下躬姿神聖

知燭眇縣濬哲如舜聰明如禹緝熙如成王其於萬事之統必能見吉於幾先銷患於未形矣而臣猶以已形為戒者蓋即一時之事而言也今請為陛下開陳之維天之命本之一身流行於天下著見於祲象凡以象與類示人者天蓋甚不得已也陛下自初即位景貺荐臻比歲以來災符迭見異有小大稀稠占有疾舒緩急臣固不敢枚數惟是日君象也而背氣乘之雷君令也而春雪隔之天之所以叮嚀譴告明以切身之事語陛下

者意亦至矣歐陽修有言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夫使災而未應國之福也若其果應則將以何道而消弭之耶此天變之已形者一也天生蒸民合以為國后非衆庶罔與守邦長天下國家者不可失匹夫匹婦之心也况所在飢民蜂屯蝟結一夫煽逆千萬影從方盜發之始其原甚微長吏不為之意尋之延蔓而起大者跨州城小者屠鄉邑丁不得耕女不得蠶衣冠華族不得保聚㓜時汀卲建吉贑撫漳泉

素號積庶之地今皆莽為盜區則民情之散亦已久矣
蘇軾有言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今雖寇
賊小定而前之瘡痍未瘳譬彼壞木本實先顛少有微
風百枝俱動此人事之已形者二也強在本朝則精神
可以折衝威在中國則道德可以制暴操得致之勢者
其可示人以弱而不圖強本制勝之道哉國朝自李沆
王旦當國以來國論主於安靜每有建明率以生事歸
之故其久也敝事滋多而國之勢亦隨以舒緩今則又

折而入於弱矣京師臨制諸夏者也而陰窺潛伺或容嫚侮之姦畿甸控扼海門者也而倏往忽來不虞航海之盜内郡城池蕩若平地三邊藩墻脆於折柳富衍有言竊計中國之勢如坐積薪之上火已燃而特未及其身使衍當此之時將又何言邪近者又聞金人以殘敝之師猶能掃黑白種而驅之則謀之及我恐不待其暇矣此又國家之憂已形者三也夫天命去留之係人心向背之交國勢安危之幾其間相去不能以寸使君臣

上下日昃不食夙夜匪懈皇皇焉相與共圖之則轉乖盭為太和化叛離為訢合定隉杌為榮懷特及掌間事而今猶未盡改為也遇災而懼所以修德也災息則遽忘懮省之心寇至而憂所以備患也寇一退則不為式遏之慮臣恐今日之後漸狃於恬嬉矣士稍親所職目曰崖異而紙尾占位例皆閒慢之丈書纔涉經世謂之譸張而燕居與談不過平生之常事臣恐今日之俗漸趨於熟爛矣路朝引對非不虛受也言者衆而聽之

已倦則有唯可而無施行郡國奏事非不上聞也奏者頻而聞之已熟則有停壅而無裁決臣恐今日之風漸成於玩習矣向者盜發之始州縣咸謂朝廷無保之之意而今則與之表選良牧矣與之罷遣貪官矣與之給諸處錢米矣與之蠲一年租賦矣所少者特不能下一懇惻之詔如建炎三年詔書自布所失四條於郡縣之間使之曉然明諭德意則猶未免有壅閼之歎也向者咸謂朝廷不遣兵來而今則下京師之甲檄諸道之兵

一軍自金陵一軍自淮西一軍自襄陽一軍自江池或遣監軍爲之部轄會於盜起之處矣所憂者獨未有總統之帥如孟庚韓世忠范汝爲故事使軍兵將吏共爲一司則猶未免有渙散之憂也積玆數事膠轕紛紜外之邪氣易乘内之痼根未去不於此時改紀而更新之則雖欲迓續天命而天命未必凝也收回人心而人心未必固也保定國勢而國勢未必如泰山而四維也雖然如前所陳皆事也非事之本也臣願陛下養心以

清明約己以恭儉進德以剛毅發強毋以旨酒違善言毋以嬖御嫉莊士毋以靡曼伐天性杜漸防微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強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移所當省之浮費以犒邊上久戍之士則不惟可以消弭災變攘除姦宄殄滅寇賊雖以是建久安成長治可也臣對君父之始固不敢冒淺恒求深之戒然但見古人居安思危而陛下居危思安則臣之所憂

乃有重於今日者此其所以自抒愚忠而不自已於言也幸陛下赦其狂僭之罪取進止

論曉事之臣與辦事之臣劄子

臣聞天生一世人自足辦一世事天下事非士大夫為之而誰為之耶然而有辦事之臣有曉事之臣曉事之臣明見事情通達政體而事無有不辦者辦事之臣則利口似該博而非實也誇誕似有為而非材也其鋭於興作似任事而非知也其不顧衆論似肯任怨而非公

也其容易承當似慷慨許國而非忠也雖名曰辦事而適所以敗事也昔張栻奏言於孝廟之朝嘗曰國家用人當求其辦事者勿但取其辦事者正謂此耳陛下臨政願治于今七年閲天下之材不為不久定人物之鑑不為不精而小有事變環視缺然無可使者此亦必有其故矣陛下盍不於經傳史册中會萃而觀之凡利於民而有益於國家者必吉士也必常人也必循吏也必儒雅潤飾明習典法者也必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者也

必恂恂如鄙人欽欽如對陳爲古名將能得士心者也
凡害於民而亡補於公家者必暴行也必苛政也必酷
吏也必蒼鷹吏也必虎而冠者也必狼牧羊者也必水清
無魚者也必捕郡中豪强擿帳下健兒刑殺過多不得
全身之道者也曉事之利如此辦事之害乃如彼陛下
試於利害之交明辨而分疏之則可以知人矣今日之
病大率好趣辦之意多而少采循良之譽喜浮誇之説
勝而每卑經實之賢上之雅意趣尚下之游聲倣習悠

悠風塵混為一律不聚斂不足以為能也不抑配不足以為材也不抄估籍沒不足以為嚴也不征商榷酤不足以為政也不裒刻軍伍不足以為利也甚者誘致降附以希上賞也執平人為俘馘以圖售功也囊括贏資爭獻羨利以望美官也今天下譬如尫羸怯薄之人四肢已受病而復欲以輕躁之醫投之烏喙之劑本氣之不傷而元命之不絕者亦幸矣為陛下忠計莫若更用曉事之臣如孝宗朝分五等用人練達民事者俾任郡

寄諳曉財計者俾裕民力通習典章者俾掌朝儀臨陣驍勇者俾鼓士氣持身廉潔者俾律貪鄙隨才籍記工命而器使之勸之以重祿尊之以隆禮磨淬滌濯之以精神如此而事之不辦治功之不立臣不信也然又不可不體其情而察其心也昔越寇猖獗王式為觀察使夏侯孜遺式書曰公但以執裘甫為事軍需細大此其悉力淮南盜廹高郵晁仲約啗之使去范仲淹謂富弼曰彼無兵與械何能戰守得使小民免於殺戮事或可

恕若以辦事者言之則式無一功可論仲約有餘罪當議而乃待之如此蓋用人之道不以一途也今之使人者纔委之以事任則邀無叙情閔勞之思而下之事上者茍可以稱時求則便謂不須朝廷一兵一騎之助夫以平居無事猶之可也況當四郊多壘之日而交為此論茲豈鼓動人物成就治功之本哉詩云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附聖語口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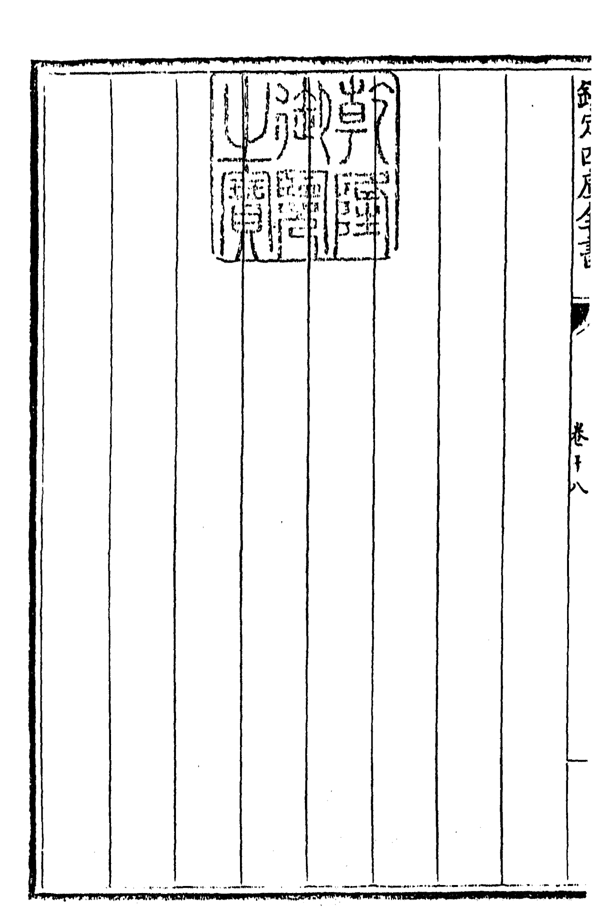
第一劄讀至盜賊處聖問云外間盜賊如何見時有
提報想已平定某奏云雖時有提報終是病根未盡
掃去細民不得一日而安上云是讀至如前所陳皆
事也非事之本也一節聖語云朕在宮中習字觀書
一無所好某奏云陛下進德日新務學時敏非謂有
他嗜好而小臣告君不得不預致戒警之意容某奏
畢為陛下詳言之上首肯讀第一劄畢奏云某所陳
奏劄雖是說天命人心國勢而實欲君臣上下毋忽

已形之患共圖長治之策又要陛下顓于本領上做工夫聖問曰何謂本領某奏云陛下之身是也臣每聞陛下在宫中留意四書又親寫先聖格言徧賜羣臣經生學士有所不及但大學自正心而上皆是勸人做脩身底工夫自齊家而下便是推廣修身底功效上云是大學云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為本某奏云孟子亦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以此見得聖躬乃天下國家之本萬化

萬事之樞其所關係甚重且大不同庶人且如聖體近日小小違和便上關宗社之憂中貽太母之憂下及大臣百執事天下生靈之憂尤不可不厚自愛惜上欣然謂某曰近日薄感冒兩日來又暑氣飲食尚未健某奏云臣所説本字正要陛下從愛身上做起蓋身安而後國家可保也某又奏云古人居安思危陛下居危思安此二語亦不可容易看過聖語云便是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某奏云誠如聖訓但居

危思安却又有說今天下災患頻仍盜賊充斥姦宄窺伺只當戒謹恐懼做將去更豈可思量安逸一路某所謂思安者非謂陛下邇聲色樂燕樂侈宫室實嬪御之奉實有此安逸之事蓋一念纔着在安逸上便于進德有妨便于處事無力便于民不相親便于正人端士忠言讜論不相浹洽便不能做堯舜三代之君便不能成唐虞三代之治即其病根皆從此一念上起若防其將萌而澄治之則天下國家無不可

為者上首肯讀第二劄畢奏云臣竊見近者百司奏事多說貪吏酷吏即臣所謂辦事之臣之別名前後進說者雖多而未見朝廷大明黜陟貪暴者物論所不赦而反多覆存循廉者國人皆曰賢而横遭黜降若如此為國何以勸懲上云贓吏無狀某奏云只在朝廷宣明典章激濁揚清貪濁者即時罷去清廉者即時褒顯則國憲立而人心定士無有不競勸者上首肯久之奏畢下殿曲謝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林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陳遂

# 鶴林集卷十九

宋 吳泳 撰

## 劄子

### 論今日未及於孝宗者六事劄子

臣以蟣蝨賤臣竊日月之末光近者蒙陛下簡眷擢兼記注獲與右舍人分立於螭陛下立不載筆記不執簡揆之典𦳝皆非其舊獨有直前奏對尚髣髴古意臣雖暫攝何敢不以先儒之所以事君者而事陛下哉臣始

讀孟軻書至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未嘗不掩卷而嘆曰人主之臨御天下不可使危亡之言不入於耳儆戒之念不存於心也得臣在楚晉文不失為外懼孟孫惡臧孫紇乃以為藥石天下之理履危難而生儆則危者可安因拂亂而知懼則亂者可治自入春秋以來已有是說孟軻氏特表而出之蓋深為亡國敗家者之戒也今天下才多亦最多事諫諍輔拂之臣劘切於内外侮憑陵之患攻擾於外操心慮患

其可以轉亂萌而成治象矣而惴惴然若有日就其亡之憂何也臣知之矣今日之病不在拒諫而在玩諫不在畏敵而在玩敵二三大臣旦夕承弼左右侍從朝夕論思臺省給諫之官日與天子爭辨是非百僚羣有司亦以序進陳時務之闕矣陛下既有其官矣而不能使之盡其職既聽其言矣而不使之行其言則是玩諫者也以振古所無之敵不于其鄰而于其躬以百年所豢養之兵不利禦寇而利為寇將吏被甲冑不得卧丁夫

轉輸於道不得息陛下亦嘗有戒心矣而未聞有親事法宫之勞三事大夫亦嘗有憂色矣而未見有申儆國人之實則是玩敵者也玩諫者懈玩敵者偷天下阽危之機豈不伏於此哉唐虞三代之治國朝列聖之典臣固不敢遠引悉數惟孝宗皇帝陛下每視以為法而隆興乾淳間事接於耳目之間者尤為至近臣請為陛下條陳之孝宗皇帝以聖人之才運天下之器旦旦視朝勤於政理攬衣夙興不暇頮櫛猶且詔諭宰執曰朕每

聽朝以議庶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庶幾可以坐論故名於選德見於祥曦引於水殿燕於觀堂從容坐席之間畧同賓友上下射飲之樂過於絲竹非但曰禮樂相示而已凡軍國大政古今理亂有事當商確者不妨直奏有疑當闗決者隨即徹聞異時老檜獨相執政皆其所引更不措辭而淳熙間樞使周必大同知施師點各陳已見互相可否則猶能於榻前論辨也當朝宰執同班奏事更無密奏而

樞臣黄洽見其有未協衆心則退而疏是非是尚能與宰相異同也如某事未施行則以不肯任事責魏杞如某除未公當則以狥情廢法責允文至謂朕有缺失卿等亦不可不極言君臣之間更相儆戒如此則事何由不辦治何由不立哉今蚤朝奏事僅按常程漏晷未移戟冠夙退雖更化之始曾降宣名指揮而燕見不頻引對不數一日之間曾不一二情意既不浹洽言論又不盡輸以朝夕論道之地而數入劄子奏請擬權衡造化

之柄而乃委其命於天間有一令之失一事之非則交
相諉曰非我也此何等時而乃避嫌若是哉此臣所以
妄議宰執宣召猶未及於孝宗者一也故事禁從講讀
官及掌制學士更直遞宿以備咨訪或問經史或談時
事或訪人才或及宰執所奏凡所緼蓄靡不傾盡故宇
文价論六路賑濟推賞事此尚書夜對之言也陳騤論
治贓吏當用祖宗法此中書夜對之言也倪思乞養成
皇孫國公德性此直學士夜對之言也金安節馬騏論

諫官言事失當不宜深罪此侍講夜對之言也周操以侍御史内宿召對論遣使事王藺在講筵夜對論臨安府王佐贓汚事此皆燕直清閒雍容論奏之言也恩意浹密則就澄碧殿錫燕職業修飭則上清華閣賜詩從容造膝過於南衙面陳先事獻言加於路朝顯諫此皆乾淳良法也自是以來從臣雖内宿如故而宣引闊疏詞臣雖夜直有常而視草非昔况學士院至禁庭有一街之隔既不便於臨幸又不頻於宣喚每批答奏章特

降御筆或出於近倖或出於内臣或出於外庭奏擬内相之職殆若具員紹熙詞臣甞欲倣漢室承明之制於常御殿側創以寓直之所以便延問葢謂人主左右不可無詞翰之臣應有批旨使之潤色庶幾號令明涣處分得宜變御無所用其姦斜封無所容其詐今政權親攬奎畫屢頒堯言布傳何所輕議其間有如保持舊臣無得扂撫如起用貪尹特與祠廩如議立王邸之嗣朕不敢私或者猶疑其未盡愜當豈非宣召之典不復於

先朝内批之草弗視於學士所以流風歛習至今猶未革耶此臣所以妄議禁庭夜直猶未及於孝宗者二也

國朝舊制三省各有屬舍人者中書之屬也給事者門下之屬也尚書侍郎暨二十四曹尚書之屬也舊時省部合而為一自南渡以來惟給舍屬之二省而列曹尚書以下别為一所强分之曰六部體統氣脉若不相屬也隆興初特詔多事之時侍從兩省官日一至都堂其合闗臺諫者並令會議又於都堂各賜筆劄令取當今

弊事條具以聞故自吏部侍郎凌景夏等十四人為一狀自御史中丞辛次膺以下六人為一狀又懼其言之未廣而聽之未博也則復令退於聽治之所各率其屬諭以上旨使之極言無隱夫會議而闗於臺諫給舍而及於從臣極言抗論而曁於六曹之屬蓋曰與廟堂相親密也與宰輔相可否也情親則事理達聽廣則議論詳也以是知思堂之所共議不但二三執政都省之所咨訪不但五六宰士一自權佞怙勢自尊疏遠簡賢獨

運先朝氣象不復再見更化以來粗振墜典固嘗詔侍從論思矣又嘗詔卿郎以上集議矣又嘗令從臺省官會議楮幣而闕白臺諫矣然發言盈庭而邊臣北伐之表已行會弁如星而官閥稅畒之議先定命之曰論思論而不能盡其思名之曰會議會而弗克伸其議就使商論反復至於十數則亦徒文而已曷若先給筆劄使之條陳無隱哉此臣所以妄議從臣條具猶未及孝宗者三也百官陛對自藝祖開基高皇再造雖倥偬不暇

給之際常日輪一員以備延訪自後承平始定五日一
對之班孝宗勵精仍率厥典凡百執事日以序進引見
一班或四三班進而睎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天日之
臨賢否畢見故王曉以朝見而除郎官王藺以陛辭而
除御史鄭聞沈度以歸自輔藩而除樞掾宰屬賈光祖
論州郡不當獻羨則曰議論人物有似楊輔近臣問郡
守得對者孰爲稱旨則曰潘慈明氣寒周頡又下慈明
一等或内召小臣或特引布衣如朔如光朝如掞之等

皆以議論剴切即蒙擢用其後生氣驕言論卑鄙一經奏對悉了其為人故有晨奏事而暮批除夕引見而朝放辭者黜陟臧否之間沛如膏雨迅若震霆鼓舞動蕩人才何患其不作興忠言何憂其不競勸耶今多士充庭率皆濟濟羣言日進非不諤諤臣近在西省看詳奏疏有以定社稷之計為言者有以繼天倫之絶為言者有以南陽近親北司貴臣為言者有以相不和於朝將不和於邊為言者有道一私字至數百言有說一欺字

連三四紙有陳蜀計之匱乏乞科降者有論淮邊之淺薄乞籍義甲者如此之類不可殫紀不知陛下於進對之頃觀其可用者幾人於聽納之際見其可行者何事若一人之進略加顧問而曾無顯抜明揚之意一篇之陳姑示褒嘉而未有精擇篤行之實則下賢下佞若可若否果何補於治矣此臣所以妄議百官陛對猶未及於孝宗者四也自昔蠻夷猾夏治世之所不能免寇賊鴟張王化之所不能加矧國家南渡適當陽九之戹髙

皇中興孝宗嗣服干戈搶攘無歲不有敵亮雖斃大定復立擁兵崛强勢髴元魏而又結蠻擾於西鍾賊騷於廣茶寇自湖南北跳梁江右亦可謂不靖矣我孝宗皇帝留神軍政注意將才御几之上嘗書一將字往來紬繹曰求所以選用之方凡三衙及在外諸統帥之兵則書注各人武藝於冊謂之掌記自准備將以上至統制官則排比全軍姓名於籍號曰揭帖密院審察則試以邊上事宜承旨拍試則閱其人物事藝逮夫拍試中格

陛差既定則以不時宣引故有制領而名對內殿者有兵鈐而引見便朝者雖三衙帥臣如敏如琪素以才武自奮亦許之倚仗奏事則凡將帥兵卒之有一技一能者莫不求以自獻間有帥乘不睦如拱如剛則以師克在和不在衆之語委曲宣諭彼見上意所以待遇者如此則豈不踴躍自奮於功名之會哉今北人鴟張叛徒蠭起州郡長吏單若旅人邊鄙空城蕩如平地戎戍不戒寇深不虞四道並馳三垂俱擾於斯時也築壇而拜

推轂而遣猶懼其晩况陛下以萬乘之貴未聞宣召一軍官輒親見問大臣以絶席之尊未聞呼召一兵役與之款語樞密本兵之地亦未聞口談兵屯將校之數擇一竒才貢之於上則重弓副矢緩急何以應手哉臣所以妄議今日之經武擇將猶未及於孝宗者五也不寧惟是當時捐金錢數百千萬以收楮而封樁見管尚有三千餘萬緡出粟數十萬石以賑民而豐儲諸倉猶有三年之積以兵計者三衙之軍九萬九千建康馬司與

屯駐大軍六萬九千京口江池鄂諸十一萬六千有奇江陵襄陽三萬九千有奇蜀口三大將之屯九萬七千有奇士馬精强器甲犀利所在州縣亦亭亭有蓄故閱於白石於茅灘於龍山一犒師之費動至三十餘萬緡而西邊餉軍除積糧十一餘萬斛外猶可供贍其如優鐵廉校射之賞以激勵士氣厚密院遣間之金以刺探敵情無日不討軍實無年不制國用故二十八年之治民富兵强所為必遂者蓋有錢幣足以使衆有糗糧足

以實邊故也竊嘗考攷端平以來財用出內雖內無兩宮應奉之費外無奉使司往來之幣而供億經用招納生養其數已倍蓰於乾淳時況都城火後營造繁興而緡錢耗官場兊會號令弗謹而金帛空三京師行調度錯出而糧械盡錢耗則民貧楮輕則兵貧米盡則國貧一本既揺百枝皆動國家所藉以措事建功惟金穀楮幣而直為此凛凛此臣所以妄議今日之治兵理財猶未及於孝宗者六也夫宰執之宣召也禁臣之夜直也

法從之條具也百官之日對也四者皆所以拂違也若無所矯拂則是具文而已矣武經將略之日講也軍實國用之日究也二者皆所以毖患也若日復玩弛則是養寇而已矣臣愚欲望陛下一以孝宗皇帝為法晝則宣召大臣以論治道夜則宣引近臣以咨時政非時則詔侍從臺諫以條具闕失職事官則日輪一員以觀其人才將校管軍官則間點名一二人以試其方略其有開示大公力抗羣小者則不嫌於特名其有關係民望

不附權貴者則不猒於數引其有明白洞達援經引古通於世務者則不惜令熟數於前小官中有鯁亮敢言者則待之以不次之除擢偏裨中有才藝出羣者則寵之以蹤等之陞差而又不測遣使以訪邊防之虚實密切用間以覘敵中之動靜惜陰愛日無頃刻暇使憂勤之念日周於天下數遭而發强之志不委頓於安逸之躬應内帑之財亦如孝宗節儉不以之賜伶官崇邸第專椿留以激搞戰士則彊事雖殷人心未散尚猶可為

也然臣猶以為欲復先朝之典則當破流俗之論殿中侍御史按論察官未為過也國子祭酒劾奏寮屬未為異也著庭小臣一疏薦侍從而下十六人未為越職也臺臣累疏必欲黜決姦凶之吏而投之遠裔亦未為嚴於用法也其大者如並命二相元非陛下權有所分眷有所屬也此皆聖祖神宗之舊典先正獻臣之令猷而四五十年來沈默畏謹恬習於耳目之陋見此舉措唉而議之此正歐陽修所謂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不

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陛下儻能具超卓之懿識鎮脊動之浮言涵養直氣扶植善脉毋以端士為冠玉毋以忠言為弁髦毋以儒生為貧其須毋以議論文墨之臣為繡其鞶帨詳考之以言專任之以事精神所運日異歲殊雖以敵衆之强亦謂吾中國有人而不敢動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惟陛下財幸

論中原機會不可易言乞先内修政事劄子　癸巳

八月十九日

臣恭惟藝祖皇帝以神武啓天運以憂勤保聖功一日退朝坐便殿俛首不樂訓飭左右有云爾謂天子容易為耶屬早來乘快指揮一事故不樂也孝宗皇帝入繼大統式遵聖謨因進讀三朝寶訓至退朝不樂事慨然謂洪遵曰為人上者奈何不敬猗歟盛哉克敬與不樂之心此夏皇祖凜乎若朽索馭六馬之心也此商成湯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之心也此周武王惕然恐畏

聞丹書之言而銘于几于杖于槃于劍于弓矛之心也
夫以天子之尊日有萬幾一事之失若未有害也一指
揮之快若未為過也而我藝祖皇帝其躬儆焉終日弗
能安我孝宗皇帝敬心屬焉須臾罔敢失墜誠以人主
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則是不可輕也陛下
冑出藝祖憲法孝宗臨御十年至仁至孝天下亦欲望
陛下奮然有所作為而邇者輔臣奏事制閫宣對講官
侍燕清閒竊聞訓謨屢有中原好機會之歎陛下此言

之發即是良心即是天理即可以昭假烈祖即可以克配上帝蓋陛下為人之父母而中原遺黎久墮塗炭不能興弔伐之師陛下為人之子孫而百年陵寢莽為丘墟不能遂迅掃之志宜乎陛下不慊于心而惜此機會將以大有為也然而天下之事所施有内外而賔主之辨不可以不明所務有名實而先後之差不可以不謹若徒虛内以事外而吾之所為主者弗强好名而忘實而吾之所當先者反緩則目前雖有可忻之會而反求諸

已所憂乃重于所忻此好機會之語或者猶謂陛下言之太易也豈陛下姑謾言之耶則書之史册天子不當有漫然之言豈陛下真欲為之耶則稽諸事實天下未甞有易為之事且復以孝宗之事明之當乾道淳熙間敵勢浸驕連年飢饉盜賊肆行在彼不可謂無其機我之戰士猶有北方之豪我之勁馬猶是蕻屈之産年豐食足所在亭亭有蓄在我不可謂無其會然一聞陳俊卿論及海上事則曰有機會尚恐難成况無機會一聞

蓋經語及時機則曰力有餘可以應機會力不足雖有機會亦不得而投則是機會亦未易言也孝宗思其難不惟其易躬其勞不於其逸故置恢復局覽華夷圖建國用使開都督府立奉使司兵自偏裨而下各有掌記將自准備而上各有揭帖江北諸城增陴浚隍沿淮分戍鼓聲達於泗潁蓋無日不勵規恢之志無時不為備禦之事而當時端人正士猶有憂其無備而引去者劉珙朱熹張栻最號持恢復大義者也而珙自西府入奏

則謂復仇大計不可淺謀輕舉以幸其成熹自祠宫上封事則謂東南未治不敢茍為大言以迎上意栻自嚴陵召對則謂敵中之事所不敢知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國家比年官吏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不足以圖彼是三數人者豈固遽忘中原哉實以無窮之事會難可以計料言不世之大功未容以僥倖成也夫以孝宗之明聖羣工之良顯乾淳事力如此之渾厚而猶不得中原尺寸之土况當開禧起釁之後亂

本厲階至今為梗而今乃安坐無為欲語恢復之大機
其可哉陛下自視今日比孝宗時何如耳兵不如昔之
强將不如昔之勇財殫民薄不如昔之厚官邪賂彰不
如昔之嚴銅楮阨於會通餱糧滲於博易襄州石米貴
直百千蜀口營屯僅食半麥沿江之水渡淮之蝗又不
無害我穡事陛下平旦視朝頃刻而罷其于四方利病
未能博訪周知二三大臣合班奏事須臾引退其于國
是廟謨未能反覆熟議而況境外之事變詐百端詎可遥

想而臆度哉方今國家譬如久病羸怯之人元氣已衰他證未作謹固湯劑休養歲月尚有痊安之理若直投瞑眩之藥必使之遽離枕席亟走而疾趨則鮮有不蹶且顛矣臣固非勸陛下勿以規恢為志勿以時機為念也蓋志不可不立而意向不可偏於外念不可不存而歆羡不可留於中君以一心之微交於萬變之會有所好樂則以喜功之說進有所忿懥則以怒敵之說進有所恐懼憂患則又以臨事好謀之說進彼初無一定之

論不過欲投吾所嚮之機且如恢復之說陛下雖未嘗實為此事而外之所傳則以陛下實喜此說邊臣好功揣摩上意便為河廣可航蔡虗可伐強敵之頸可繫而羈埀斃之城可蹴而下此臣所以不能不為國家根本慮也或又謂因敵之儲聚以為糧則不患無糧合中原之嚮赴以為兵則不患無兵即一州之豪而使自為守則不患不能守其土地是三說者又非識時知務之論也彼赤地不耕清野不廬何糧之可因螽結而來蟻潰

而去何兵之可用朝而迎王師暮而拜敵庭何人之可守金既垂亡元方新起與吾敵者又非吾父祖之讎則復讎之說恐鼓作人心不上也無已則折而與元和乎而和亦未可輕議也彼方從容制和而操術常行於和之外我乃汲汲議和而志慮常陷於和之中散關鳯集之事厥監未遠而復以三事為議則殆無異前車之已覆而後車之不誡也昔靖康中金人邀索吾賂聚議經時賂未渡河而遊騎已次濬州故敵嘗語人曰所以索

重賂者且令南朝爭議一兩月耳元使之來恐亦出此大率國朝之謀事所以不強人意者議論之臣多而任事之臣少故也然則為今日計將何如誦往哲之遺言進謀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內修政事而已然所謂內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也衮職之闕所當修也官師之曠所當修也出令之所弗清所當修也本兵之地弗嚴所當修也直言敢諫之未得其職所當修也折衝禦侮之弗堪其任所當修也陛下退修於其上甞使清明在

躬而不越禮度之閑百官有司交修於其下亦使灑濯其心而不由支曲之徑朝廷既正人心既附然後申警國人精討軍實合內修外攘為一事以整撃亂以順討逆遲之歲月神州赤縣皆在吾指顧中矣臣久蒙陛下儲之秘府每當輪對必自盟其心不敢兢為可悅

貼黃

臣于州縣間事既已敷陳其間又有關涉要害去處合為陛下申言之今之江陵昔之荆州是也東連吳

會西控巴蜀素來號為用武之國嘉定年間制置使趙方以敵勢垂亡臨邊以鎮之故不得不駐襄陽而後之為帥者因仍勿改兵甲之利財賦之源又挈而歸之制司則荊州不過擁一空城而已是襄陽重而荊渚輕也萬一黠敵有人為之向導先遣偏師留綴峴首一從光化小路直至夷陵鎖斷峽口以扼我之西一循漢江潛入白湖呼集舟徒以撓我之東荊州單弱無以隄備則吳蜀為之中斷二千里江面殆可

慮也今北方事重制閫未可遽回荆州而欲圖託裏之策則莫若少假副帥之權如沿江置副自為一司使之儲財積穀訓民練師以增壯國之西門襄州有警仍責之互相應援如此則不惟可以戶牖京西而亦可以襟帶江東願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

附聖語口奏

第一劄讀至此好機會之語或者猶謂陛下言之太易處上問云真是好機會某對云陛下言之及此即

良心苗裔即天理機括但機會雖好我國家事力單薄未便可做上顧某如何說某對云自古及今只是內修政事臣次第開陳于後乞賜睿覽讀至蔡虛可伐處上問曰殘敵今在息州對云息乃蔡之屬邑見升為州臣只聞盤泊於蔡州想亦出没於新息之間便是邊臣喜功生事揣摩上意謂蔡可伐敵主可擒如何容易擒得但恐惹起邊釁不然激出內變陛下不可不慮他日中原自有可復之理上云甚是

鶴林集卷二十

宋 吳泳 撰

劄子

和戰集議劄子 甲午春

照會臣比準吏部牒坐奉聖旨於今月十三日赴都堂集議備邊待敵和戰攻守事宜臣尋往後省待命臺吏闕報應權郎與兼職事官並不與議臣逡巡而退然竊念西省為機要之地應國有大議臣雖暫兼亦得參闕

欲作議狀以白謀之同舍及同朝之分厚者則止臣者半勸臣者亦半止臣者曰既不得與斯議也則何以狀為不為乃混成勸臣者曰諸臣之議不過可進則進可守則守而已若議須活落臣嘗以二說衡之於心既不能括囊口以犯一嘿之戒又豈能騎戶限以持兩可之說晏子曰臣共而不貳此臣終身之所服行者也臣於去年八月陛對曾言和不可輕議彼方從容制和而操術常行於和之外我乃汲汲議和而志慮常陷於和之中

則臣嘗以和好為不便矣又言機會不可易言虛內以事外則吾之所為主者弗强好名而忘實則吾之所當先者反緩則臣嘗以開拓為不便矣陛下異日宣諭執政有云吳泳所上劄子說機會事甚好今欲評淮襄諸帥和戰之議亦不過祖述前說而已然臣之所深憂者則又在於和戰之外也夫有無故之福者必有無故之禍不爭而分俘玉以遺我則得俘玉者乃納侮之兆也不戰而闢土地以待我則拓土地者乃開釁之端也邊

揚交為好勝之說而朝廷務持容養之論譎誑欺紿而
弗以密察震撼擊撞而弗以静鎮嚇持恫喝而弗以理
折張大誇詡而弗以義斷彼其盡忠於國者固不敢謾
言而比附之者乃敢於奮當轍之臂鼓如簧之舌輕朝
士輕宰執輕經筵官至謂我其冠者皆不足以商畧疆
事則朝廷之體輕矣朝廷體輕則人主之勢漸輕矣昔
晉隆和初征西將軍上疏請遷都洛陽朝廷畏之不敢
為異獨王述曰彼欲以此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

從之自無所至後果不行臣竊料今日之事主和議者决至敗事易之可也若夫進屯開河之策恐必不能往就使能往亦不能至就使能至亦不能守殆見如逑之料征西也今舊敵雖滅新敵未去鄰家之火將炎炎及我矣何暇議遠攻哉如欲詰臣待敵之策則謹固吾圉時其緩急以為應兵使須至奏聞者右臣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論不可厭近名好直之風劄子

臣聞天之眷佑中國常欲人主為明主而不欲其闇常欲斯世為治世而不欲其亂常欲朝廷為有道之朝而不欲其至於失道之敗故四時霜雨之災神氣風霆之變皆所以為教也天道之警戒弗思而災符之譴告逾厲九月而雷固非歸妹之正也正月而雷固非奮豫之常也尤可異者明堂之夕薦配上帝精禋未交大雨震電天基之節拜表稱賀壽觴未舉雷電以風怒之未息而至於震怒威之不斂而至於疾威則天之所以申勸

陛下者益深切矣夫大君天之宗子也當仕而有官職者為宗子贊理家事者也在官而有言責者為宗子紀綱家政者也天既全付陛下以有家而乃不能尊信仁賢容受讜直則是弗祗服厥父事弗聰聽厥考訓豈所以為應天之實哉自昔人主所以名亂者非一道而逺者德逆忠直商書獨謂之亂風國家所以致亡者非一端而入則無法家拂士孟子直指為亡國蓋賢者治之本朝亡賢士則不知道直言國之華國無爭臣則不知

過是不可不懼也且陛下更化之初收名諸老登進羣儒會朝清明衆正在列天下固不可以棄賢議陛下也自時厥後初意漸移文獻之老而謂之耄經術之儒而謂之迂骨鯁之士而謂之褊狹名節表表有聞於時者反謂之好名風望稜稜見推於中州人士者又謂之白望積毀成疑積疑成痼意向一偏而賢者不得安於朝廷之上矣迄今以來未有勝政比日詔下前時去國諸賢稍稍收用而進擬之際問難再三或者猶謂陛下終

以好名之士為疑如臣了翁拜會稽守搢紳之士莫不
感喟引以自近彼方懷綬問途而遽有改行之旨何遽
賢之速至如此耶夫一人之去郡得郡且未問也將恐
毀巢而鳳凰不至涸澤而龜龍不遊賢者望望引去朝
廷不尊百姓不附誰肯為陛下用者則陛下之勢孤矣
端平之初號開言路詔百官上封事諭侍從陳已見更
置給諫擢用臺察人未嘗以拒言議陛下也曾未幾時
風采銷鑠爭辯是非稍力則命之曰不平正彈擊姦諛

漸多則名之曰不忠厚論奏及於朝政軍務則目之曰不體國指陳逮於宫府左右則譏之曰沽激曰賣直曰不識事體耳目之官紀綱之地豈宜輕有動揺而易置不常殆如傳舍故有以兩月出者有以三月出者有以六七月出者臣範再入執法殿中正色敢言不避權要僅浹兩旬正衙未奏事憲府未移席而尋以左史遷矣左史六品官耳不為下也自去相當軸以來每以華官英職為屛去臺諫之術天下豈可以名欺也哉不謂易

相未久而復蹈斯轍也若範果去則臺臣為之不安臺臣不安則近臣尸位不敢諫遠臣畏罪不敢言誰肯為陛下言者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臣直為陛下惜此舉動也今天下之士正患其不好名耳士若好名則臨財也必廉臨事也必敬臨難也必不苟免嶋嶋其潔必不黷黷黷以為汙也侃侃其正必不滃滃訿訿以為邪也言事之臣正憂其不激切耳言苟激切則上可以箴王闕中可以肅朝綱外可以落悍將之膽寢强藩之謀諤

諤其昌必不唯唯否否以為隨也誾誾其諍必不喑喑嘿嘿以為容也陛下何嫌於近名之士與好直之臣哉夫天下安危在邊而植根立本之地則在廷問之土地則土地日蹙也問之甲兵則甲兵日少也問之金穀貨財則金穀貨財日益空乏也所恃以綿國脉繫人心者僅存好賢容諫一路若又銷靡而摧遏之此豈祈天永命之道哉臣愚欲乞陛下體任賢勿貳之意味從諫如流之言亟收攬人望以聚於朝亟輓回言官以復其位灑掃庭内綢繆

戶牖使我之根本豐實精神充强士心凝則人心合人心合則天意得敵國外患亦可以漸攘除矣昔司馬光程顥四賢之望也熙寧並起而用之故足以大為一時之壯蔡襄歐陽修四諫之選也慶歷既出而復之故足以永貽列聖之謀懿槼宏綱具在青史陛下能仰而法之則天下稱為好賢之主後世不名為拒諫之君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論壞蜀四證及救蜀五策劄子

臣竊見邊事日急國事日蹙民生日困士大夫日危宗廟社稷之日凜凜矣江淮事體臣近者旅從槖之條陳陪都堂之末議計必轉而上聞獨惟蜀中乃臣父母之邦而弄壞至此臣竊痛之蓋敵騎自八月分道入寇犯興元犯沔陽犯堦文九月併兵破大安十月一日哨朝天七日闖益昌十日至閬中又分為三涉江而西者以十二日入普城順流而下者以十三日入順慶綠新井鹽亭而東者以十六日入潼川併三道之兵以十九日

破成都二十七日掠眉山二十九日焚青神十一月一
日渡湖瀼廹嘉定凡梁劍以北岷峨以西皆我祖宗德
澤之所涵濡不意斯今横被此禍三百年之境土自此
殘壞三百年之人民自此塗炭三百年之衣冠士大夫
自此汙蠛不知陛下曾聞之否乎嗚呼痛哉臣嘗推原
其所以壞蜀之故四境不治而交泰聳三軍不結而結
十八族我之將士衣紙衣而卧掘草根而食曾無挾纊
宿飽之恩而輦輸銀帛馳載薑布反使官軍義士擔挈

牛酒以厭敵之欲關隘不修不問也士馬不練不恤也器械糗糧不備不計也問之則云已得朝廷處分矣下秦川入關中將會於宛洛矣分表經營喜功生事卒使北人劉我邊陲突我堂奥興沔利閬緜劒潼遂彭漢成都嘉眉𡚁為盜區或者皆謂汪石引賊而來此結約不審壞蜀也蜀之所恃以為國者險也外三關不守而保內三關內三關不守而保漢沔漢沔不守而保三泉境日益蹙戍日益斂已貽識者之慮而近者制閫戎司又

立為縱敵深入然後邀擊之說大安衿要去處而開闢延敵棄險不守乃欲設伏山谷間以奇功自命鏃矢未發而敵已越我而西矣龍洞閣謂之天險朝天嶺謂之天寨而棧道不燒隘口不塞乃營營於德勝一堡不知費幾工役壞幾錢糧而聚一二驕騃子弟於其上虛實動息敵之在對山者皆喚笑之所以敵兵過險更無後顧之憂此措置不密壞蜀也譽一人也則游揚拂拭雖有僨軍失地之過而曲為掩覆毀一人也則訾訾短詈適

雖有救民保境之功而終加沮抑陳昱械而彥威乃出獄賀靖廢而顯忠乃嘗兵死事義也有賞有不賞棄城罪也有罰有不罰前帥所施行後帥多不以為是正司所經晝副司每不以為然一司之中而有兩總領一家之中而有三制置士大夫之阿附曲諂者往往奬不肖而尊愚此議論不一壞蜀也自丁卯曦亂興沔而權臣已有棄蜀之說自己卯冦入漢中而廷臣又有無蜀亦可立國之論自辛卯敵兵破利入閬而襄陽帥臣復有

扼均房守歸峽之策積習至於去冬廟堂條具邊事䕫
帥申明事宜則又欲置襄州一屯於金移田家一軍於
戎矣何待蜀之薄如此耶三京之師棄資糧如泥沙至
蜀餉科降則吝北使之遣捐金帛如糞土至川閫奏請
則富公府有月獻胥徒有例錢置官設局於此以事交
結反謂以此通制閫之情抑不知敵入不告師敗不言
帥之老且病不以狀聞則適所以塗其耳目也亡形已
具而相不悟遽報日急而上不知破碎爛壞至此極而

後倉卒易帥此氣脉不通壞蜀也積是四壞已非一日臣自離鄉里及造天朝今九年矣己丑上西陲八議辛卯乞遣葵范救蜀壬辰疏四失三憂癸巳論武仙窺我安康乞嚴作隄備乙未言元兵先通川路後會江南不可不固上流又言西邊連年調度財殫力薄乞速賜科降蚤趣援兵今歲之夏乞蚤儲蜀帥以備不虞又以彦呐末疾告老會議都堂嘗言李埴有威望楊恢有精力皆可以為彦呐之代無一歲不言蜀事無一日不憂蜀

亡而誠意不積不能感動事勢至此噬臍何及臣每惟
國家圖事不大敝壞則不更不至危亡則不革然委其
壞亂危亡而不之救此豈陛下念祖宗全付予有家之
心哉此豈大臣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之心哉此豈小臣
閔其宗國顛覆之心哉臣得楊恢書自言由簡入瀘誓
死以報欲召瀘叙榮州長寧諸寨之丁以圖進討借兵
於西南諸族以壯軍聲取財於一二郡綱解以濟乏絶
檄募豪傑榜集散亡且欲進至漢嘉謀復成都頗見其

有憤悱奬率之志比雖已令制置四川若更陞畀從槖之名許用大使之印庶幾事權稍重可以勵其志氣責其事功此一策也又聞李𡍼尚在夔子雖年耆齒宿而威望德業猶可以鎮服人心昨已除成都而成都今已破敗未可卒往莫若使之暫留夔門與虞𢙢同共措置凡監司帥守泝流而下者或有帶行官司錢物許令截撥以為犒軍激犒之用此一策也又聞賀靖在白水劉鋭在文南曹友聞在順慶楊履正張涓在左緜陳隆之

李顯忠在巴渠間其麾下部曲猶未盡散欲乞札下制司分遣帛書蠟彈從間道付與諸將令其前後伺便夾擊勦賊出境若有奇功即以所立賞格賞之此一策也頃聞朝廷已降黃榜給牙牌分畀二閫甚得區處之略然聞敵兵之入利路諸司樁積已蕩盡於廣都刼船之日根本掃地公私赤立似未可以虛文救之也臣欲乞朝廷捐撥金帛多給官告文臣自朝議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皆付空頭告命令制使便宜書填更

或畀以數十金帶以示激勸庶得救蜀之實此又一策也外又有蜀士之旅食京華者其間豈無忠義慷慨有志事功叩閽上書議論可採若得朝廷奬借或假以一官或許以免解使得憑藉西歸以說諭豪傑共圖恢復又一策也臣前所陳四壞欲陛下知之也後所陳五策欲陛下行之也又恐世之便文自營不識時務者各持異論土地之殘破不惜而惜金帛人民之塗炭不恤而恤頗情衣冠華族之汙辱不校而校爵之崇卑忠臣義士

之死亡不問而問軍功之泛濫撑虛駕漏付之悠悠將
恐禍至無日而唇齒俱寒矣臣願陛下念藝祖皇帝所
以取蜀之難念高宗皇帝所以保蜀之難念今日所以
失蜀之易合羣策而救之資羣力而復之毋曰孫氏無
蜀而可以抗魏東晉無蜀而可以控制劉石也情痛辭
迫不避斧鉞之誅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

邊備劄子

照會某等今月十五日蒙宰執名至都堂宣示御筆令

侍從給舍臺諫條具邊防備守事宜某等謹以所見具列如後

一今日事勢戰則事力單薄和則敵情難恃若以和好為權宜以備守為實務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守時其疾徐緩急而為應兵此最上策

一淮北新復州軍截自今敵退之後畫疆自守如蔡息陳潁應天等處只令其土豪且耕且守時有不足量周給之切不可空吾有限之力事彼無用之地高孝二朝

無此藩籬未嘗不能立國徐邳唐鄧宿州之事可以深
鑒
一京襄兩淮土豪民兵團聚堡寨捍衛鄉井最為可用
近因出戰之際官軍常忌其功每奪到馬匹擭到首級
多被攘奪官司又從而苛問取索往往或遭殺戮或遭
械繫功賞不霑展轉被害所以怕懼官司不肯為用甚
至有移徙江南者今宜行下帥司各於所管州郡按籍
補填仍優加激勸使人自為戰若有功績經從所屬申

上以議推賞

一敵之長技惟在於馬長淮邊面率多平曠敵馬易於馳驟中國所以制馬之具亦豈無策如宗澤軍以戰車當其衝韓世忠軍以長斧斫其足劉錡軍以竹筒盛熟豆亂其羣近世畢再遇扈再興之徒猶能募敢死軍用麻扎刀以截其脛或淤泖其田以為陂塘或縱橫其畝以為溝洫皆足制馬良策宜及此時專立一科使獻策之士各陳所見行下諸帥司精擇而用之

一東南所長自昔多以舟師取勝建炎間陳思恭宭烏
珠于大湖紹興末李寶斬鄭嘉努于膠西虞允文却亮
于采石沿江諸軍咸有車船每按試中流上下如飛北
人駭愕今艨艟戰艦腐壞不葺篙師棹士散逸不招第
恐數千里江面脫有一騎飲江何以禦遏況諸處探報
敵方以厚利誘我舟師或斬木作筏從淺狹處徑渡則
吾之所長彼亦得而用之豈不利害今宜行下沿江諸
州各作措置日具造過工限繳申樞府以行殿最仍時

委制司督察勿為文具至如海道要衝全藉舟師以為守禦亦宜行下沿江制司及許浦諸處隘口如姚劉沙之屯併合嚴作隄備

一江陵國之西門素號重鎮自趙方移治襄陽而州之事權稍分然守臣尚帶安撫正使陳貺繼之乃以京湖安撫使繫銜而江陵僅存湖北副使之號往往又兼制參則殆如一大屬官矣酒稅利源既歸制司守城軍兵又復抽戍緩急有警無以支梧調遣今宜復還舊制仍

正使名俾之招兵聚糧自為戰守勿使他司干預且兵以一萬為額此外又有七邑義勇可及二萬若帥權稍重事力不分則可責其固守以壯上流之勢

一江面之兵平時多遣戍淮既有家糧又費生券今宜用生券之費就淮上地頭招兵戍守却令戍邊之兵歸護江面如此則費不增而兵多誠為兩利又棗陽光化均安等處殘破之後潰散軍民必多急宜選招以備戰守

一蜀中連歲敵兵假擾視襄淮為尤甚敵騎既退潰兵焚刼沿流諸郡蕩然一空加以科調繁興民困財竭須當别作規模擇人委付宣撫不必置蓋使名一新諸軍便望犒賞困竭之餘何以給之是有損無益耳金洋夔峽之屯亦不必創添譬如盜從前門入而欲牢閉後户非所以保蜀也保蜀之策莫重漢沔諸將惟曹友聞賀靖可以倚仗若令曹友聞為沔司都統兼知沔州任責措置經理賀靖為興元都統陳隆之為安撫同共措置

捍禦如李顯忠吳桂和彥威等別令制司相度區處使分任利州副戎及金州都統之事

一蜀口兵額舊號十萬安丙帥蜀日尚七萬有竒比年敵兵深入除死損潰散外通忠義及楊家軍閒止有三萬兵之單弱如此何以攡布邊面不知戎司兵籍之缺有無填補計所養兵之費何所支用此二事專在制閫急作措置令還嘉定年間新額仍與四戎司總所通情商量截自今日新招之後應虛劵詭名釐正更革使無

弊俾庶幾蜀計亦稍優裕

一近年蜀兵多潰其患甚於外寇緣州係文龍來路順慶係利閬來路今欲抽摘東西路廂禁軍缺額錢招收勇健可以戰鬬之人置一屯於兩郡本州令正副將時加訓練提刑因出廵指試事藝庶幾緩急可以隄禦潰卒得免衝突之患右謹具録奏聞伏候勑旨

邊防劄子

某等今準省札以邊報日急令條具禦寇之策竊見厥

今事勢危迫人心頑洞譬如醫危急之病於數千里之外脉息不知若何揄度不若遣良醫隨證救療其諸方畧一任良醫區處以圖康功所有合行事宜條具於後

一淮西繫襟要之地近聞敵兵傚擾侵犯數州所合亟圖救援竊見沿江帥臣陳韡累嘗討伐威望素著合使之兼制淮西增重其事權隨宜控扼庶可蔽遮江淮

一邊淮之民如霍丘固始等處土豪聞其老小多被殺戮而强壯尚存者動以萬計所宜急作招集以助兵勢

其羸弱流徙無所歸者急宜安集以固人心

一敵人以和誤我蓋已累年近聞奏使程节已歸齊安

王檝又與之同來以難從之請重邀於我令上自川漢

下及京淮數千里之地戎馬布野决不可憑信若信之

則衷甲刼盟之事不可不防只當嚴為隄備以固吾圉

一敵人自犯邊以來寇漢沔蹂荆襄環十餘郡之民肝

腦塗地合降哀痛之詔深自悔責以感動人心激厲將

士其如諸帥恐未盡協和却當親降御札以康簡冠貫

之事勉之使之同心戮力共濟艱難
一江面單虛海道空闊上流之勢今已可憂如歸州江
陵黃州皆嘗被兵萬一隄備稍有疏失則長江千里與
我共之至於沿海亦當嚴為防範萬一果如所聞敵歸挾
山東餘黨乘時窺伺豈不震動此二事合責之制閫使
各任責措置毋致疎虞
一沿江守臣上自歸峽下至江陰皆是緊要州郡朝廷
所當精擇其人逐郡稱量孰堪倚仗孰為可易急作區

處以備緩急

一會價折閱最關利害矧當邊事孔棘之時外間或有倡為收換之説深恐民聽疑惑致艱兑便乞降黄榜遍下諸路曉諭照原降指揮永遠行用庶得流通右謹具申三省樞密院乞賜采擇施行